

证据链首次公布： “雪衲”“傳紫”确实是八大山人自用印

新华社记者 袁慧晶 李宗胤

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仅存的两枚印章实物，近日首次在江西南昌对外展出。两枚印章于2018年出土，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鉴定为八大山人自用印，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枚印章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怎么判断出它们就是八大山人的自用印呢？

出土时是“印中印”

“两枚印章是在奉新县耕香庵（今耕香寺）遗址被发现的。当时，一些志愿者前往寺里栽种菊花，偶然发现了印章。”奉新县博物馆馆长许彬彬介绍说。

“据文物发现者介绍，他们发现黄土堆中有一个黑点，取出后发现是个裹着泥巴、五面刻有字的‘小方石块’，‘小方石块’的一面是个方形空腔，填满了泥巴。清理完泥巴后，在空腔内发现了两方更精致的石章。”许彬彬说，耕香寺的大殿当时刚完成重建，发现印章的土

堆就是在重建大殿时产生的。

这两方石章就是“雪衲”“傳紫”印章。在对土堆进行二次发掘后，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枚刻有“豫章西靖道人”字样的瓦纽铜方印。

两大力证为印章“正身”

那么，如何判断这两方石章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力证一是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在八大山人最早的传世作品《傳紫写生册》中，画册中的‘梅花’‘玲珑石’‘古松’三图上的‘雪衲’盖印与此次发现的‘雪衲’印蜕，无论笔画间距、部件结构，还是刀法与线条的风格特征以及尺寸大小，均完全一致。”国家文物局委派的鉴定专家之一、西泠印社社长童衍方说，两枚印章字缝间残留的朱砂印泥痕迹十分明显，综上所述表明其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童衍方在比对中还发现，《傳紫写生册》中有两种款式的“雪衲”印蜕，

“西瓜”图中的“雪衲”盖印是另一款。再加上从未出现过的“傳紫”印蜕，童衍方认为，已发现的八大山人印蜕总数应由101方变更为103方。

力证二是文献记载。据同治版《奉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国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香庵……”许彬彬说，这表明印章的发现地耕香寺与八大山人早年行迹密切相关。而清乾隆、道光版《进贤县志》记载也能证实，“耕庵老人”将八大山人引入佛门，并给他取了“傳紫”这个法名。此外，虽然“傳紫”印蜕尚未见于八大山人的任何传世作品中，但《傳紫写生册》传承有绪，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元键或为八大山人友人

同为故土堆发现的“刘元键”印章成为旁证。该印章五面分别刻有“刘元键印”“草草山樵”“一邨修竹半邨松”等字样。许彬彬在1933年续修的



《南昌梓溪刘氏家谱》中找到了“刘元键”其人，据家谱记载，他比八大山人年长8岁。

据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四记载：“淨法庵，在五十八都梓溪四图，修竹中有牡丹极繁盛，相传为八大山人手植。”许彬彬认为，这表明，八大山人曾来过梓溪。据谱牒研究学者饶国平考证，介冈饶氏与梓溪刘氏几代联姻，如八大山人法弟饶宇朴的堂侄饶炳就娶了刘元键堂兄弟刘庚的次女。

专家推测认为，除了奉新外，八大山人主要隐居在南昌的介冈灯社，而介冈灯社与梓溪均在今天的南昌县辖内，相隔不到三十里，不排除八大山人与刘元键曾有过直接交往甚至熟识。

湖州发现我国 最久远人类“露营地”

■ 吴建勋 叶诗蕾

近日揭晓的10个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中，长兴太傅庙遗址“年龄”最大。考古人员在这个遗址发现了我国迄今最久远的古人类临时营地石构遗迹。

太傅庙遗址位于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西北角的一块丘陵坡地。2002年，考古人员进行调查时，采集到19件石制品，编为CP012地点。今年4月，因配合基本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长兴县博物馆联合开展发掘工作。目前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出土了330余件石标本。在发掘区的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一处东北—西南向、平面形状比较规整的临时营地石构遗迹，目前揭露范围长约11米、宽约6米，石标本呈条带状分布。在这些条带状石标本中还发现了7组内径约20厘米的小石圈，圈内土质土色与周边的略有不同，考古人员疑为柱洞。

从埋藏学、遗址形成过程来看，自然力无法造成砾石标本如此整齐的有规律分布，这可能就是远古人类临时营地外围堆筑的石圈。该石构遗迹经光释光测年法初步测定，年代距今9万至7万年。年代这么早的古人类临时营地石构遗迹，目前是中国唯一的，世界上也少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介绍，这是古人类意识行为飞跃进步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后世定居生活的萌芽，对研究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成、建筑启蒙等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令人惊喜的是，在发掘区南部发现了两排脚印遗迹。其中，在南排清理出的26枚古人类脚印，尺寸与现代人脚相当，大部分步幅在80厘米左右，年代要晚于石构遗迹。而北排的7枚印迹，考古人员判断可能是大型哺乳动物遗留。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脚印能完好保存至今，极其罕见，对研究人类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近日，“博物馆的力量——上博之光·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上海博物馆举行。

活动中，上海博物馆将科技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现场观众进入“上博元宇宙”，努力让文物“活”起来。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福建莆田木兰溪流域考古发现 两万年前人类活动遗址

■ 陈弘毅

日前，在位于福建莆田的木兰溪流域进行的考古调查有了重要发现。木兰溪流域已发现史前遗址26处，这一发现把当地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距今2万年。

福建莆田木兰溪流域考古调查队队长范雪春介绍，此次考古调查工作持续一年左右，新发现史前遗址26处，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7处，青铜时代遗址18处，出土了采集标本数百件，完整或可复原器物近百件。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填补了本区域考古的多项空白，为初步建立木兰溪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

化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提供了丰富坚实的基础材料。

范雪春说，众多史前遗物的发现和新地点的确认，说明木兰溪流域是福建地区古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是福建南北史前文化碰撞的交汇地带，具备继续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解决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巨大潜力。同时，此次从木兰溪流域发现了4件较为完整的青铜器，这在此前福建地区的考古调查中较为少见。

木兰溪是莆田的母亲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文物普查仅发现先秦遗址20余处，与该地区应有的文物埋

藏不相配。为此，莆田市文旅局牵头组织此次调查，由福建省文物保护中心、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莆田市博物馆合作组队，联合多所高校共同参与调查和多学科研究，希望通过调查发现更多的先秦时期遗存，进一步了解木兰溪流域先秦遗址的基本情况，摸清木兰溪流域史前文化的内涵特征、规模、分布规律及保存状况，明确木兰溪流域文化类型的属性，为建立木兰溪流域先秦考古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提供进一步的基础材料，并探寻莆仙地区史前文化的源头及与周边文化交流互动关系。